

尙古尙舜

文書典
書

尙古

逸書補
文

文攷辨亡





舜典補亡

毛奇齡纂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舜典補亡及其他三種

一九三七年六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舜典補亡

清 毛奇齡纂

奇齡字大可，初名銓，字初晴，浙江蕭山人。康熙已未博學鴻儒，官翰林院檢討，有西河合稿。

舜典者堯舜二典之一也。尙書有堯舜二典，出伏生壁中，謂之今文。漢太史令司馬談作本紀時，採其文依次抄入紀中，已百年矣。及漢武天漢之末，有古文尙書出于孔壁，其子遷始就孔安國問學，將採古文攙入之，而以救李陵得罪下之蠶室。至征和之初，又值巫蠱事發，古文經文僅藏官府，而史遷則祇見書序，不及見古文五十八篇之書，故五帝本紀其所載堯舜二典，皆今文尙書中文，掇其詞而抄變之，所謂勦易舊文以成一家言者，並非古文。然而今文之節目次第，則顯然在也。其後孔傳行世，相傳亡舜典一篇，實不知何時所亡，而細檢其詞，則舜典尙存半篇。在堯典後，徒以編今文者脫去書序，誤與堯典連篇，謂但有堯典而無舜典，而其在古文則實亡舜典前截，未嘗全亡，而不曉舜典後截在堯典中，以致蕭齊建武間，吳人姚方興得舜典二十八字于大桁市，妄攙之釐降二女之後，慎徽五典之前，以爲舜典不亡，而不知慎徽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尙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而世不知也。但今文堯典自當有舜典全篇，在放勳殂落之後，而晉後盛行古文，以爲古文五十八篇，原包有今文二十八篇在內，不必單行今文，而于是今文之本，至六季盡亡。考漢晉儒者並不曉堯舜二典分劃何處，但稱虞書夏書爲虞夏書，以不知何者虞，何者夏也。稱堯典舜典爲堯舜典，以不解誰是堯。

誰是舜也。至宋人劇攻古文。妄謂今文真而古文僞。今文無舜典。誰敢云有舜典者。于是謂月正元日以後盡是堯典。則不通極矣。夫子百篇序。早分堯舜二典。而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經。凡稱堯典者。祇在慎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如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類。而在月正元日後。則並無一語稱堯典者。則此真舜典矣。況史記于古文。祇得百篇序。盡採之入本紀世家。而五十八篇之書。並不及一字。其所入者。惟今文。而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史記引掇。皆不用原文。第襲其大略而勦易之。然蹤跡可見。是今文雖亡。而史記本紀則正今文之可據者。今較史記二帝紀。則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卽是堯典。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卽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尙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卽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雖其詞與本經不同。皆勦易抄變。並非舊典。然大概可睹也。向思旁搜五帝遺載。散見諸稗官者。以實其說。而事涉不經。其文不雅馴。因盡刪去。仍祇存帝紀所有。及原註所并及者。分列之以載于篇。

舜典

虞舜

名曰重華。此下皆史記
帝舜紀文。

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于舜。七世矣。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

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
舜冀州之人也。

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

尙書大傳。販于頓丘。就時負夏。孟子。遷於負夏。就時者。逐時。言趁候以營利也。然則舜又行估販矣。

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此與前復出。以探綴非。

一書也。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

與處。以觀其外。此與堯典似同而實異者。後試舜五典百官節亦如之。

孟子。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妹嬀手等也。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

成邑。三年成都。孟子。象稱舜都君以此。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

孟子。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瞽叟尙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

孟子。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通史。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二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

往舜既登廩得免去也。

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謂旁先營一可匿而出去之空也。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

孟子使浚井出從而掩之。通史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舜入井。瞽叟與象下土。

實。舜從他井出去也。

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與父

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憚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庶幾友舜復事瞽叟

愛弟彌謹。

孟子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

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文修飾微原經文。

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自此至烈風雷雨不迷皆重敘舜歷試諸難之事與堯典文大同小異在舊舜典文原自有此故伏生之誤合爲一與蕭齊二十八字之誤冠堯典皆此故也此但提

慎微五典句而百換四門以次見後。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省闕案四字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

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于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

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自音高陽氏後至此全襲左傳季文子使史克對宣公文以解納于百揆百揆時序句此解經非經文也後倣此昔帝鴻氏有不

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

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構杙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魑魅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

自昔帝鴻氏至此亦全襲左傳文以解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句

左傳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此二句直與堯典同

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

孟子堯老而舜攝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

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

綜數謂起下二十二人之命此亦史文非經文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此下皆舜典原文而以史記文證之

於是舜乃至於文祖

此下皆史記文後倣此

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謀于四岳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命十二牧。諭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兪。汝往哉。

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然。嗟。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臯陶。舜曰。然。往矣。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曰。棄黎民始饑。今文作祖饑。故抄作始。汝后稷。播時百穀。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

在寬。舜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惟明能信。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艾斨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

汝諸遂以朱虎熊羆爲佐。

朕號官名。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惟敬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

典樂亦官名。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宋蔡沈作尙書集傳謂此十二字衍文。係益稷謨脫簡于此者。今史記有此文。至益稷謨則採入夏本組中。以大禹皋陶益稷三謨皆是夏書。然仍有鳳皇來儀百獸率舞諸文。此係兩出。非複出也。劉向校尙書其脫簡者祇酒誥召誥二篇。他無脫簡。見藝文志。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命汝爲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信。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之。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異。分北三苗。咸異。即咸熙也。後世考功法有尤異本此。

此三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昆侖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韶樂係禹所作。故大禹陳謨有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語。楚詞天問亦云。啓棘賓商。九功九歌。啓者。禹子也。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此一段史文。非經文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

陟方。陟于方岳。言巡狩也。禮記。舜耕于蒼梧之野。蓋三紀未之從也。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此有明證者。宋人說舜愈說。謂陟方即升遐。言死也。則乃死二字贅矣。又或以陟字訓死。方乃死爲陟字之註。尤屬無理。

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惟謹。如子道。封弟象爲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此節史文。

尙書古文辨

朱彝尊撰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尚書古文辨

清 秀水朱彝尊錫鬯撰

尚書古文出孔子壁中。安國孔子後，悉得其書。考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授都尉朝倪寬。于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考諸史記于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于夏本紀載禹貢、皋陶謨、益稷、甘誓文，于殷本紀載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文，于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于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于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于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真古文也。然其所載不出二十九篇外。惟湯誥載其文百三十字，泰誓載其文九十七字。良由十六篇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諸人，故自膠州庸生而下，至于桑欽，所習者仍二十九篇而已。東漢之初，扶風杜林得漆書于西州，以授徐巡、衛宏。于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餘若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磐，類從漆書之學。初不本于安國。而孔穎達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皆是。又言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由穎達不察見古故字，卽以爲安國所傳。亦悞疏甚矣。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暨小序有注，亦無一語及增多篇文。是賈馬鄭諸家未覩孔氏古文者也。後漢書孔僖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連叢子亦載孔大夫與僖子季彥問答。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

以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蓋固已乎。季彥答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
 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若是。則壁之書。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遇孔
 氏子孫。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其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于講論之頃。一進之至
 尊。上之東觀。乃祕不以示人乎。竊意僖家古義。亦無異博士所傳之篇目。是僖亦未覩孔氏增多之古文
 也。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呂覽。杜預注左傳。遇孔氏增多篇內文。皆曰逸書。惟許慎說文序。謂易稱孟氏書
 孔氏。詩毛氏。夫以賈馬鄭諸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得之。其撰五經異義。于舜典禮于六宗。一云六宗
 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說也。一云古尚書說
 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
 河海爲水宗。所謂古尚書說者。賈逵之說。本之漆書者也。使許氏稱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
 氣。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說。則慎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譙周五經。然否論。援古文書說
 以證成王冠期。考今孔傳無之。則周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謂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
 紀綱。爲夏太康時。然考陸氏釋文所引王注不一。並無及于增多篇內隻字。則肅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
 正義又云。古文尚書鄭冲所授。冲在高貴鄉公時。業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鄭小同俱
 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上進。其後官至太傅。祿比郡公。几杖安車。備極榮遇。其與孔邕曹羲荀顗
 何晏共集論語訓注。奏之于朝。何獨孔書止以授蘇愉。祕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冲實主之。若

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卽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竊疑冲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又引晉書。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尙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夫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書。篤信之。宜于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卽位五十年升遐。南方巡狩。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壽一百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卽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民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己。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云。呂侯爲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爲相。所述多不相符。竊疑謐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然則增多十六篇。自漢迄西晉。蔑有見者。一旦東晉之初。古文五十九篇俱出。而并得孔氏受詔所作之傳。學者有不踊躍稱快者乎。予焉諸儒或說大義。或成義疏。或釋音義。越唐及汴宋。莫敢輕加擬議。南渡以後。新安朱子始疑之。伸其說者吳械趙汝談陳振孫諸家。猶未甚也。迨元之吳澄。明之趙汝梅。驚鄭瑗歸有光羅敦仁。則攻之不遺餘力矣。蓋自徐邈注尙書逸篇三卷。晉人因而綴輯。若拾遺秉滯穗以作飯。集雉頭狐腋以爲裘。于大義無乖而遺言足取。似可以無攻也。論其大略。傳文之可疑者。安國嘗注論語矣。堯曰篇。予小子履十句。注云。是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而傳以釋湯誥。在克夏之後。雖有周親二句。注云。親而不賢。則誅之。管蔡

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而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傳注出自一人之手。而異其辭。何與。史記殷本紀。殷之太師少師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紂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微子數諫紂。紂弗聽。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行。則今文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自有其人。史遷受書于安國。其說必本于安國也。乃今孔傳云。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師若係箕子。殷人尙質。其語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于疵之口。故稱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書太師疵少師強。姓名流傳有自。而僞托孔傳者不知也。至于賄肅慎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駟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慎。東則濊貊而已。此時未必卽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主來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駒驪扶餘尙未通于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序文之可疑者。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遜辭易窮。分之無可分也。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無稽勿聽。刺之無可刺也。古文之存于今者。惟峒嶼禹碑奇古難識。其諸壇山石。岐陽獵碣。以及夏殷周鼎鐘鬲鬲敦卣盤匱之屬。並不作科斗文。何獨孔壁所藏書獨用之。殆不過張皇其辭以欺惑後世焉爾。又言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此金華王柏所云。古文之書。初無補于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者已。且如司馬氏問故于安國。載入史記諸篇。字句多別。今四十九篇中。凡今文所有。悉與伏生所授無異辭。則作序者初不見孔壁古文。僅增多二十五篇而已。且班固漢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荀悅漢紀。顏師古注漢書。增多祇十六篇。而安國承